

百年曾祺 歌声正酣

梁由之

所选文章，文质并重，务必言之有物。内容广泛，举凡生平、故乡、家庭、师友、性情、爱好、阅读、创作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、饮食、烟酒、书画、旅行、早中晚期、书缘人缘……都有涉及。尽量在充分覆盖的同时，又突出重点。同时，确保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平衡。因篇幅所限及其他原因，部分文章予以存目。

得正文 63 篇，存目 13 篇。按时间，跨度超过 70 年。按地域，作者遍布东南西北中，远及海外。按辈分，有好几代人。按身份，千差万别百无禁忌。按内容，近乎包罗齐整应有尽有。至于文本价值、史料价值和可读性，还要等待读者评判。

部分作者，写过多篇关于汪老的篇什，有的还出过专著（如陆建华、苏北、孙郁）。本书原则上，每人只选一篇。不计前言后记，唯有汪老多年好友、他重新开始写作并终于“总爆发”的重要推手、同时本身也是文章高手的林斤澜和邓友梅，各有两篇入选——不可替代，实在难以割舍。陆建华、郭娟两人，分别有一篇收入正文，一篇存目。入选文章，包括存目，能找出最初出处的，均予载明。找不到或没有把握的，则注明源自何处。

选文、分辑，花了不少心思，颇费斟酌。姑举一例：女作家那辑前 4 篇，宗璞、张抗抗、范小青、袁敏所写，都涉及汪老字画，情况各各不同，各有情味。王安忆、韩露丽的两篇，分别写到江苏高邮、北京甘家口故居，各有侧重，各具感慨。文章都好看，耐看，见性情，见手眼，可对比着看，又自成一个小单元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明眼人扫一眼便知，粗心人看了也未必明白，毋庸细说。

段春娟、金实秋、苏北、王彬彬等，先后编选或主编过汪曾祺纪念文集和研究论文集，为我遴选文章提供了不少便利。各位作者，都深爱汪氏其人其文，对《百年曾祺》，无不热心襄助，乐观其成。汪家三姐妹一如既往地倾力支持，帮助良多。天津人民出版社、康源锋兄和领读文化传媒，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具体工作。借此一并致谢。遗珠之憾，在所不免，欢迎各位批评、补充。日后如有机会，当予采纳、修订。

刘基诗云：人生无百岁，百岁复如何？汪老百年，不该让老头儿感觉寂寞。能为之做点实事，颇感欣慰。汪曾祺肯定很喜欢听歌，他经常写到歌声：“墓草萋萋，落照昏黄，歌声犹在，斯人邈矣。”“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！”“歌声还是那样悠扬，那样明朗。”……

我想，不妨把文风卓异识别度极高的汪老作品，视同清隽美妙宛如天籁的歌声。百年曾祺，歌声正酣。千载曾祺，歌声永存。

2019年12月31日初稿于深圳天海楼

2020年1月7日，农历己亥小寒后一日改定

（2020年3月5日为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。本文为汪曾祺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《百年曾祺》（1920-2020）后记。该书由梁由之编选，天津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。）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

日征月迈，岁月如流。转眼一瞬间，享年 77 岁的汪曾祺先生，去世快 23 年了。生前，作为作家的汪老，段位极高却相对小众，年届花甲，机缘巧合才情迸发，十余年间，写出了平生泰半作品，“人间送小温”。如此而已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社会发展变迁风驰电掣，沧海桑田。热闹喧嚣的文学市场，则大幅度急剧萎缩。曾几何时，当年远比他名气大地位高的若干作家，早已门清冷落无人问津。而汪曾祺和他的作品，经过时间和市场的双重淘洗，一反常态，常读常新，受欢迎的范围与程度，反倒与日俱增。他的读者群，源源不断浩浩荡荡越来越多谱系驳杂，洵为难得的异数。舒群曾说：在生时，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；而在死后若干年，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。旨哉斯言。

汪曾祺出生于 1920 年 3 月 5 日，适逢农历元宵节。2020 年 3 月 5 日，将迎来汪先生百年冥诞。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迄今，我一直是汪老作品的忠实读者。近几年，进而成为出版界的票友，汪曾祺著作的策划、推广者和出版人。

我正在编撰的重点书籍，有一套多卷本大部头，名为《清晰或模糊的背影——百年文人》（暂名）。除手头既有的相关书刊外，又专门搜购阅读了大量已故知名作家、学者的纪念文集。受益之余，不免私下叹息：一世文豪，风流云散，这类书籍，往往选文芜杂，良莠不齐，成本低廉，印刷粗糙；没有书号、印数极少的家属或家乡自印本，亦不罕见。堪称文章精粹、印制精良、广为流布，能与逝者平生功业相称的公开出版物，委实寥若晨星。

当即发愿：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之际，一定要编选出版一本有模有样的纪念文集，缅怀逝者，分飨同好，以为永念。随后，开始预作准备，承担起这项自认为兼具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工作。历时经年，终告竣工。其果实，便是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厚朴俊朗的《百年曾祺》（1920-2020）。本书近三十万字，全方位展示了几代人从不同时段、层面、角度对汪老其人其书的解读、分析和议论，精彩纷呈，饶有趣味。同时，也为汪曾祺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本。

藤原良雄：真正识货的是读者

陈喜儒

我的书架上有一本黑色封皮银色封腰的书，名为《文学的再生》。这是为纪念日本战后文学巨匠野间宏百年诞辰，由学者红野谦介、富冈幸一郎编辑，“野间宏之会”协助，藤原书店出版的纪念文集。书中收入历年来世界各国研究纪念野间宏的论文、讲演、谈话等百余篇，长达 779 页，又厚又重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像一块大砖头。虽然装帧设计考究，并附野间宏不同时期的若干珍贵照片及著作目录年谱等，堪称是目前研究野间宏文学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集，但也贵得令人咋舌，定价 8200 日元，再加 8% 的消费税，还有快递费等，买它至少得花一万多日元，约合人民币七百元。我记得买本三省堂的《大辞林》，近三千页，也就 6300 日元，比这本书便宜得多。因为书中收入了我的文章《执著的探索者——访野间宏》，所以藤原书店的老板藤原良雄来信说，既是纪念，也是稿酬。

认识藤原良雄多年了，但来往不多。听朋友说，他很有经营头脑，书店办得风生水起。在日本经济不景气，出版业每况愈下的形势下，他特立独行，独辟蹊径，专出高难度、高品质、高定价的书，而且营业额每年以 10% 的高速增长，被称为出版界的神话、“狮子王”。

那年他随野间宏来华访问，虽对野间执弟子礼，尊重有加，但从不少人云亦云，对出版、文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国际形势，都有独特看法。野间宏逝世后，

日本各界人士成立了一个学术性的纪念团体“野间宏之会”，事务局设在藤原书店。他担任事务局长，出版会刊，组织纪念活动，召开研讨会，尽心尽力，任劳任怨。我虽是发起人之一，但远隔重洋，帮不上忙，心里过意不去，所以那年去日本写《野间宏论》时，特意去拜访他，当面致歉，同时也探讨一下在中国出版野间宏选集的可能性。

藤原书店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鹤卷町，接待室兼会议室很宽绰，中间摆着会议桌和沙发，四周是书架，陈列着他们出版的图书，印刷装帧都很精美讲究。在沙发上，坐着一位瘦削的老人。虽多年不见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野间宏的遗孀——光子夫人。每次到野间府上拜访时，都受到她热情款待。藤原把夫人请来，大概考虑的是倘若涉及版权问题，可以当面谈。

我与光子夫人聊天时，藤原良雄走了进来。他似乎变化不大，只是比以前胖些，脸如满月，目光炯炯，神采奕奕。他对光子夫人毕恭毕敬，扶着她在会议桌前坐稳后，才回到自己的座位。

他希望我的《野间宏论》，能在“野间宏之会”会报上首发，同时全力支持我组织翻译野间宏的文集，还说长篇短篇小说《青年之环》，最能体现先生的全体小说（肉体、精神、社会）思想，一定要译。我说：“最早提出‘全体小说’概念的是萨特，但他一闪而过，没有深入展开，是野间宏先生在理论和实践上充实并完成了这一思想，代表作就

是‘大河小说’《青年之环》。先生曾签名送给我一套，我知道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，但五部六卷，五千多页，译成中文，大概有三百多万字，这样一部大部书，我不知道在中国出版界，有没有‘狮子王’？”

他哈哈大笑说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……

藤原生在大阪一个普通职员家庭。高中时代，他就尝试勤工俭学，自力更生，每天下午去教儿童打算盘，赚取生活费。在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部，他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，但以自学为主，很少去上课。为了加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了解，他特意住在受歧视的部落民（日本德川幕府时期，对从事屠宰业、皮革业者和乞丐、游民的称呼。他们居住在官府指定的条件恶劣地区，身份职业世袭，严禁与平民通婚，被视为贱民）中，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，白天读书，晚上到中学当保安。他的人生信条是：思想自由，经济独立。

大学毕业后，进入《新评论》杂志当编辑，但他的理想是当个慧眼识珠的出版家，出版有价值的书。1975 年，他出版了自己的编辑处女作——今村仁司的《历史与认识——读阿尔杜塞（1918-1990，法国哲学家，用解构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）》，印了 2000 册，但只卖了 600 册，剩下的 1400 册堆放在他住地门口，这使他懂得靠出版糊口多么艰难。1981 年他升任总编辑，时年 32 岁，是日本全国最年轻的总编。1989 年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，毅然辞职，成立了藤原书店。

藤原在出版界赢得声誉，站稳脚跟，是因出版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《地中海考古——史前史和古代史》。这本书从地理时间、社会时间、个人时间三个层次探讨历史，是当今欧美历史学家必读书。日本没有法文译本，学者们只能从英文本了解其方法论。虽然人们期望翻译出版这套书，但

成本太高，出版社都望而却步。藤原 1991 年 11 月组织翻译出版了第一卷，600 页，定价 8800 日元，高得吓人。他印了 2000 册，计划三年卖完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很快售罄，以后每月加印 1000 册，累计销售 5 万多册。此后每年出一卷，至 1995 年出齐，五卷一套，售价 35000 日元。这本书的成功，不仅奠定了他书店的经济基础，而且坚定了他编辑出版的信念。他说：“编辑必须出版自己想看的书。这样，怀有同样兴趣的人也会爱读。真正识货的是读者，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书。卖不出去，说明编辑没有眼光，未能发现好书，是编辑无能。”他强调说：“一本书，卖出两三千到一万册也就行了。编辑必须目光锐利，胆识过人，沙里淘金，为想出版的书而激动、兴奋、忘我工作。”

日本出版界拼命抢夺畅销书，即经过商业性的策划炒作包装，已经打开市场的名家名作，或浅显易懂、价格低廉、发行量大的通俗读物，而藤原良雄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专出别人不愿出、也不敢出的学术价值高、装帧精美、定价高的书。他的丛书系列《妇女史》《地中海》等已成品牌，打出了一片新天地。

他说：“什么书畅销，卖了多少本，只有新闻价值，但对我的经营没有意义。定价一千日元的书卖一万本，与定价一万日元的书卖一千本，销售额相同，但加上流通成本，后者利润更高。老实说，我并不特别在意定价，把它放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价位上就行了。对于需要这本书的人来说，只相当于买一件 T 恤衫或喝杯小酒的钱，并不算贵。而对于那些用不着这本书的人来说，白送人家也不要。”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同行说：“日本出版界的思想，目前还停留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，奉行的是发行至上主义，以量取胜，这是错误的。我认为，现在的出版社，要以特色、风格、质量取胜。我的基本方针是出版经得起时间考验、过个三五年还能卖的畅销书。”

藤原书店的新书第一版只印 1500 册，定价从 4000 到 7000 日元不等，在第一版销售差不多时，每次加印 500 册，直接发到书店，这样既可保证读者、书店需求，又节省了仓库费。

日本全国有近两万家书店，采取寄售制，平均退货率为百分之四十，这其中包括退货率为零的畅销书。业内人士说，新书退货率高达百分之六十甚至八十，但藤原书店退货率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。他们限定三百至五百家书店销售，根据书店订数发货。

藤原书店的书，再版率大约为三成，有些书已经连续加印十几次，还供不应求。

比如野间宏的《完本·狭山裁判（全三卷）》，由藤原书店 1997 年 7 月出版。当时评论家丸山照雄坚决反对，认为这套书不会有人买，非砸在手里不可。但藤原力排众议，坚持出版，结果成了畅销书，不但没赔，而且利润可观。

他说：“藤原不是专业的学术书店，也不是专为社会作贡献的慈善福利书店，当然要考虑赢利、生存。但我只出版自认为有价值的书，或者有必要的书。面对 21 世纪，日本人在思考未来时，需要更深刻的思想，更广博的知识，更宽阔的视野，但报纸杂志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，而我出版的书，对他们能有所帮助。”

他喜欢把编辑称为精益求精的手艺人、工匠，鼓吹近乎古典的职业伦理观：编辑必须呕心沥血，废寝忘食，忘记时间和成本，有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；编辑必须抛弃加班费的多少、晋升出名等杂念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；编辑必须成为作家的老朋友、助手，鼓励、协助甚至“驱赶逼迫”作家突破自我，达到新高度，拿出最好的东西，这样才有可能编出理想的好书。我问他：什么是你认为理想的理想的好书？他说：“就是作者与编者的珠联璧合，就是优秀的编辑的胆识和慧眼与优秀作家的思想和才华的完美结合。”

每出一本书，藤原从策划、选题、组稿、编辑、封面设计到印刷、出版、发行、评论、研讨，全方位精益求精。他认为目前日本的出版危机，是编辑缺乏热情、耐心、胆识、本领；“同样的素材，看你怎样加工。如同厨师烹调，同样的材料，不同人做出的菜，有的味同嚼蜡，有的风味绝佳，靠的是手艺、本事、感觉。烹调是艺术，编辑也是艺术。但加工需要时间、经费和眼光，大出版社不屑做这种事，我愿意干。”

藤原书店以翻译外国历史、思想类图书为中心，兼顾女性史、女性论、生态环境、中东问题、经济学、宗教学等方面的图书，同时热心举办学术研讨会、学习会、出版纪念会、新年会等活动，与作家、学者、翻译家、学术团体等保持密切联系。他认为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，广结人脉，收集信息，也是藤原书店经营的手段之一。他说：“编辑应该读书、爱书、懂书，应该有思想、有追求、有人格、有感情，而不能是浑身散发着铜臭味、唯利是图的商人。”

笔会

暧昧

（陶艺）

王杰



又是一天的雨。滇西进入了繁忙的雨季。

在雨中从茈碧湖坐快艇去梨园古村，快艇开在白茫茫的大水中，在雾濛濛的细雨中，恍似江南，但风有些凉，这里海拔毕竟过了两千米。茈碧湖也是洱海源头之一，与三岔河、海西海一起，洱海 70% 的水来自于此，这里是真正的一类水质，可以直饮。

梨园古村的大地名叫大河头，是一个隐匿湖边的山谷，明嘉靖年间世袭邓川土知州阿氏的后人，阿迁乔带着两个儿子阿俊聪、阿林聪以及一些族人，来到这湖边的原始森林中，种植梨树，代代只种不伐，形成了如今的梨园村。

梨园古村，有 500 年树龄的 7480 棵巨大古梨树，最古老的有千年历史，说云弄峰下的西湖是世外桃园，此处则是世外梨园。现在新老梨树达数万棵，三月初梨花开时，村庄笼罩在梨花浓香中，人神欲狂，蜜蜂嗡嗡，这海拔两千米之地，哪儿来的这么多蜜蜂呢？

村口就在湖边，登上古岸，有一个世外梨园导览图廊牌，两旁有一副对联：“远道而来莫辜负湖光山色鸢飞鱼跃 近期归去应难忘民俗淳风气象爽文香”

鸢飞鱼跃，气象文香，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都有了。村落里很多苍苔满身的古树，都挂上了牌子，介绍品目，往树上看，青果累累，树干如此皱老，怪模怪样，曲虬乱扭，在村里霸占了阳光、地盘，雨水没有落地，全停歇在枝叶上，使得这里神秘氛围。但白族人家的白墙黑瓦，墙上的图画，又有温馨之情，仿佛真是我们遗忘千年的老家。有牛在村里徜徉，

松风行

茈碧湖边梨园村

陈应松

没人牵它。有狗在路上蹿跳，也不惹人，兀自逍遥。路是石板路，条条干净，加上雨后，路上亮晶晶的，像是被人擦拭过。村里的房子飞檐斗拱，龙沟凤滴，没有一家不是精心建造的，没有一家有破损，每个院落的墙上都是画幅，一直逶迤至古梨树尽头。而且家家门前都是花盆，里面的花琳琅满目，五彩缤纷。雨中在村里漫步，就像忽归古代，恍兮惚兮的穿越感油然而生，心中早已是唐宋魏晋。

我们走进一家客栈，院子里有各种盆花，有几个鸟笼——白族爱养鸟，院子里要有响亮的鸟叫。老板娘把我们迎进去，十分热情。因洱海保护治理“七大行动”，村里因循餐厅大多歇业，污水进入管网，五证齐全才可开业。阿福客栈是还在营业的极少农家。我们在这里碰到几个外地老者，有男有女，是从重庆来这儿避暑的。他们说，每年夏天他们都来这儿，像候鸟一样，在此长住至少三个月。大理游客说，梨园村有好山好水有古梨树，夏天凉爽，在这里生活赛过神仙，来这里避暑者全国各地的都有。我们爬上客栈的楼顶，竟是一个

楼顶花园，白族人园艺水平都很高，各种盆栽造型别致，青枝绿叶，每盆都修得得清清爽爽。往村中看，白族人家房舍都在梨树之中，树荫之下，整个村庄掩映其中，隐隐青果挂满村庄。到了梨子成熟的季节，来吃鲜梨的游客挤满村庄，但村里有一个规矩，凡摘吃梨子的，不收费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装进肚子的，免费；带走的，付钱。

这就是古风。白族人亲善自然，村庄在霏霏祥云中，无争斗，无恶语，无红尘，只有鸟鸣山幽，人行花径，茈碧湖如此清静，则是人心外化。千年古梨，苍苔满身，石斛寄生，却又年年新果，圆溜如一树绿伞，这祖先种树的荫庇，让白族世代活在甜日子里。

梨园村在茈碧湖北岸，是省级民族文化生态村，100 多户白族人家，又有古梨园，又有茈碧湖，种树，捕鱼，白墙青瓦，鸡鸣狗吠，碧波尽处，炊烟袅袅。家家梨树浓荫下，户户梨花飘窗中。极好的水，极香空气，极美的人，与世无争，与花果为伴，如何能不长寿？全村 80 岁以上

的老人就有二十多位，最长者已有 105 岁，因此梨园村还是云南美名远扬的长寿村。

白族人温和地对待大自然一草一木。世世代代以来，梨园村都有一道不成文的乡规民约，不准损害和砍伐树木，这是一道道德和信仰高墙，不可逾越。改革开放后，集体的果林分给私人承包，土地开发和使用权由村里统一规划，不允许在梨树林周围开垦土地，于是保护了古梨林这祖先留下的遗产。

古梨树保存了，但梨子不值钱，因为太多太多，每年结出的果子却没有市场，只有掉地下烂掉。不过都知道的另一原因是，这地方离外界太远，没人知晓。这古梨树上结的果，运出去成本也太高。过去村里出去的唯一通道，就是坐船过茈碧湖到对岸。这个村子，外人只是听说，跟传说一样，很难进来。后来洱海保护，建设茈碧湖环湖“万亩湿地”工程，建设湖的名气起来了，周边环境也漂亮了。此碧湖东、西岸湖滨带及西岸缓冲带的湿地像花园一样，相邻的官营、海口两个湿地和西岸滩涂

地湖滨带生态修复后，吸引了游人，梨园村古梨树群的名声就慢慢传扬开去了。村民开始办农家乐，水上游船，每年春天梨花盛开时，游人无数，香风迷雾中，人们陶醉于此，必留宿一晚，梦中梨花的清香令人脱俗去秽，不忍归去。

农家乐在这里乐的是山高水远，有自己养的土鸡，有大理白族人爱吃的生皮（半生的猪肉蘸佐料）、乳扇（一种奶酪）、地参、菌子等。村里有大量的狗，却不吠叫吓人，到任何家里串门，狗先摇尾巴，主人必热情接待，院子中一坐，就有梨子和好茶端上桌来款待你。这里民风淳朴，真如桃花源。现在这里每年接待游客十多万人，二十来户农家乐和民宿，14 艘游船，让人乐而忘返。

自洱海保护治理“七大行动”开始，梨园村所有经营户必须完善污水收集和处理，不许污染洱海水源此碧湖。

现在梨园村的污水能够悉数收集，村里建了一座日处理 250 立方米的污水处理站，采用硅藻精土处理工艺，出水水质可达一级 A 标，然后利用闲置的 130 亩鱼塘进行深度处理，将鱼塘改造为四级表流湿地，搭配有观赏性的挺水、沉水植物，对富营养水体进行吸附，出水水质可达四类水标准。对处理过的中水全部利用，灌溉梨园村北侧 230 亩干旱的果园，做到了不让一滴污水进入茈碧湖。

我们在雨中上船离开梨园村，那些生长了千年的、庇佑着一个村庄的梨树群，渐渐消失在水天处，这大水之中的村庄，这静如山水的村庄，仍将在山水深处优雅着。